



# 新颖别致的党史读本

——读《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艰难坎坷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党。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为此，“五个一工程”特别奖获得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所著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追溯的笔法，热情讲述了党的创业之艰难与革命新航程的来之不易，生动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的光辉旅程。

全书将中国革命史放置于世界史、共产国际运动史的大背景下，溯源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寻求中国复兴之路的书写，以小细节解密红色火种如何成功燎原，以点带面地展现20世纪初中国非凡的寻路历程，热情颂扬了党的坚强与伟大。

近代以来，中国的各方势力都在寻求国家的复兴之路，从梁启超、康有为的改良与立宪，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然而，在陈腐的旧制度和军阀的枪杆子面前，这一系列艰苦的探索，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中国的复兴之路到底在哪里？无数志士仁人战斗着、思索着，虽九死其犹未悔，依然努力求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俄国十

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为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积极宣传介绍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筹备起建党的事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会议最后一天，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通过了党纲和决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是无数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的结果。它就像一枚光耀大地的火种，把马列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深植在广大人民心中，“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激昂宣言，以其蓬勃的伟力，充分唤醒了中国劳苦大众的民族自觉，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局面。

作者在精心撷取史料的同时，借助田野调查，力求捕捉众多珍贵细节，以此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如从浏阳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路遇匪兵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感受共产党人的“创业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

再到古田村，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作者运用平民化的视角，生动刻画出革命领袖和将士们的光辉群像，令人印象深刻。如古田会议前夕，朱毛就红军设立前委的争论；大柏地之战，朱德举枪冲在最前面，带领红军将士赢得最后伏击战的描写，无一不凸显出革命前辈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这些既不拔高也不护短的叙写，也从一个个侧面，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且回答了党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根本原因。为了增强党性教育，本书作者还特意将中国共产党探路寻路的曲折历程，悉数融入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中逐一进行讲解。将一个个深奥的马列原理融入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并以寓理于事的喻意，深刻揭示出党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所展现出的英明和智慧。

综观全书，作者通过沾满地气的走访，以时空的转换、历史的腾挪为经纬，精心连缀全篇，不仅大大丰富了作者的情感认知，也使他笔下的党史、军史形象更加立体鲜活。总之，该书在众多的党史读物中，在注重思想提振的同时，也很好兼顾了它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使得这场接地气的党史教育，温润别致中令人耳目一新。

小兵



## 感悟孙频的文学“野心”

2008年，我和同时期进单位的、兰州大学毕业的同事聊读书写作，她问我“知道孙频吗？我们兰州大学中文系的，也是‘80后’，小说写得不错。”我点点头，说，“听过，咱们山西人，你们是校友啊！”同事笑一笑，说，“孙频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写小说了，很快便在中文系崭露头角。”她说着，目光里闪出几分对这位校友的钦佩，末了，不忘感慨一句，“文学女青年啊。”

那时，我也在工作之余尝试着写作，对文坛涌现的新人大有关注，还真的留意过“孙频”这个名字。那会儿，她刚刚开始文学创作不久，作品尚未在文坛引起反响，但不少期刊已相继登载她的小说了，其中有些是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对任何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都会生出几分羡慕。然而，我没有读过她的小说，尽管我也是一名“80后”。对于同龄的或更年轻的写作者，我的阅读经验是：在校园里度着青春岁月，欢欣着自己的欢欣，忧愁着别人的忧愁，爱发点感慨、爱写些故事，无非伤春悲秋，或情窦初开什么的，未必有太多新意，更谈不上厚重，而且，昙花一现者居多，成气候的很少。

就在我和同事聊天后不久，无意中，我在一期新近出刊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了孙频的名字以及她发表的中篇小说《菩提阱》，不觉眼前一亮，心想，这个刚从校园走出不久的大学生，作品竟然登上了《人民文学》，不一般啊！我虽然生出这样的叹佩之情，但依然没想着读孙频的小说——还是既有的阅读经验在

作祟。不过，自此便对她有了印象，尽管没读过她的任何作品。

一晃几年过去了，青春的锐气抵挡不了时间的消磨，在渐渐走向成熟的人生旅途中，身边的同事陆续结了婚，开始操持柴米油盐，品尝人间烟火。生活是现实的，可以磨掉人的意志，何况是相对虚无的文学信念。然而，那几年间，孙频不仅坚持写作，且一发不可收，简直有些势不可挡。她凭借擅长的中篇小说，成了国内各大文学期刊的宠儿，又屡屡获奖，小说集一部部出版，摆在书店显眼的位置，在众多年轻的作家里，格外耀眼，不但成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更成了“80后”作家群的代表。

时间又过去了几年，身边的文友仍时不时和我聊及她，都问我有没有读过她的小说。我摇头——确实没有读过，但并不影响我对她的关注。许多文友和我一样，其实并未看过孙频的作品，只是因为她的作品屡屡获奖，大抵是因羡慕而引发的好奇和关注吧。然而，某一天，突然听说孙频离开了山西，到了江苏，成为江苏作协的一名专业作家。我不觉一惊，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女子，离开了最熟悉的写作故地，去到陌生的地方，该如何寻找并掌控写作素材？文学的才情是否能够继续？

就在我生出这些疑问的时候，孙频俨然已经适应了南方的新环境，创作精力依然丰沛，最擅长的依然是中篇小说，频频登上各大文学期刊。如此耀眼的写作风格，如此让人叹佩的才华，又是从山西走

出来的作家，无论如何也要拜读了。于是，2020年冬天，塞北落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买了孙频的中篇小说集《皎在水中央》，虽然一部作品并不能代表她全部的创作风貌和水准，但足以读出她的文学气质！

孙频的中篇小说，不少都是大体量，五六万字、六七万字，既考验写作的耐力，又考验叙述的才华。就在我深陷于孙频小说意境的时候，眼前总会浮现出她的身影：长发披肩、文静纤瘦，但我知道，她的体内蕴藏着一座座小说的火山，每一次喷薄，都有强烈的爆发力。孙频坦言，她喜欢有力量的写作，希望笔下的人物复杂而有深度，并且，“常常会把人物往绝境里推，在绝境之下，人的命运和心理的扭转才更容易给人冲击感，并从中萃取光明。”这是作家的才情，又何尝不是隐在才情背后的文学“野心”呢。

这些年，文学新生代层出不穷，“90后”作家，甚至“00后”作家，已经锋芒毕露，大有开拓文坛半壁江山的势头，而曾经的“80后”作家，显得不那么年轻了，有些人甚至已经掉队，失去了写作的才情。然而，孙频以其不俗的写作实力，开拓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明天”，且不再被刻意贴上“青春写作”的标签，因为，她的作品早已突破了青春的范畴，而关照人生的普遍性了。

如此，阅读孙频的作品，感悟她作为小说家宏阔而铿锵的写作“野心”，真的是一份成长的等待，更有对岁月满满的期待。

许玮



## 《面孔》



《面孔》收入的四篇小说均有笔记小说的特点，叙事志人，只寥寥几笔，却风神能见。面呈异相的人、行为怪诞的人、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人、默默无闻的诗人……他们注定湮没于历史，游走在烟火人间，与面具共生，与影子缠斗。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东君以古雅的汉语白描俗世众生相，在看似不经意的闲话漫谈间，那些无名之辈的面孔便如幽灵般一一浮现。

作者东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偶涉戏剧。曾获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等。

## 《美丽黑暗》



一天，沉浸在幸福时光里的优雅公主奥罗拉，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开始滴落湿软、黏稠的液体。即将被不明液体淹没的她和同一屋檐下的伙伴们纷纷逃出那个曾经的庇护所。随后，这些外表可爱、性格迥异的小人儿们，为了活下去而相爱或相杀……

作者法比安·韦尔曼，法国漫画作者。《独自在家》系列作品曾两次获得安古兰国际漫画节青少年类作品大奖；凯拉斯科多是法国漫画家夫妇玛丽·波默皮和塞巴斯蒂安·科塞的合作笔名，他们的作品《美丽》和《美丽黑暗》均获有影响的大奖。

## 《永恒之王》



《永恒之王》改编自15世纪马洛理爵士的长篇传奇小说《亚瑟之死》，作者怀特投身亚瑟王研究，并选择重要著作《亚瑟之死》为蓝本，加入新的亚瑟王研究的诠释，也带进他对亚瑟王时代和英国文化的了解。怀特的写作手法似是说书人的诠释，挑选精彩、可发挥之处，在细节与故事性方面大幅强化，以后来的英国历史和二十世纪的文明背景分析、解说当时故事的景况。本书不仅更细腻深入百年来的传奇，稳健详实的文笔更能将读者重新带回当时的传奇时代。

作者T.H.怀特，英国著名幻想作家。他全心研究亚瑟王传奇，创作了《永恒之王》，成为其创作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